

# 保障房质量须经得起历史检验

本报评论员 樊大或

## 周末侃

### 你是我见过最天真的人

张静雯

我们常常把国际社会比作大舞台,可当舞台上开始活跃起秒杀HBO的编剧、比肩百花奖影帝的演员的时候,我等学国际政治出身的同学就没法定了。英国一言不合就脱了欧,几乎要颠覆我们所学的一体化理论;恨不得在脑门上贴“民粹”二字的特朗普,竟然在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其最新金句是,“应该取消选举,直接让我获胜”……

即便置于戏剧化的大背景下,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剧情仍旧出其不意。最近韩国媒体扒出个猛料,发现朴总统竟曾经把演讲稿交给一个没有公职的土豪大妈崔顺实修改,关于崔利用与总统的关系牟利的传言也甚嚣尘上。该土豪已故的父亲,是一个叫“永生教”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最新的消息,涉嫌干政的不仅有崔顺实,还有其他7名女性,她们被“内部人士”称为“八神女”。剧情发展至此,看起来完全在走魔幻主义路线,乐坏了全世界观众,似乎有个家伙干脆直接调侃道:小朴是我见过最天真的人。

真是太损了。朴总统前途堪忧,说不好会因为这个丑闻辞职,但要说她是被群众嘲笑赶下台的,未免轻浮。追到根上这可不是八卦,而是涉嫌渎职和腐败的严肃政治议题。

海的这一边,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还真因为“被群嘲”不堪压力而辞了职。他写实名信给三家部门投诉旺旺雪饼,原因是吃了雪饼之后,他并没有像广告所宣传的那样运气变旺。不知道谁从哪里拍下了他的投诉信,高清无码地发到网上,于是这哥们儿被群起而嘲之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旺旺的广告打了十几二十年了,谁也没当真过,没想到还真有人为这个投诉,真真也是“这辈子见过最天真的人”。

这哥们儿较真“吃了旺旺没转运”是有些滑稽,可因为这个被集体调侃,也有点倒霉。嘲笑这么个耿直boy,在移动社交场域中几乎是条件反射,但我忍不住要合群地严肃一下,讽刺“傻子都不当真,你偏较劲”的人,真的就很高明么?

可能因为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太多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也顺势练就了一双甄别真假的慧眼,自以为修成了身经百战的老司机。“只要998,八心八箭钻戒带回家”?鬼才信那是真的。“老中医”信誓旦旦地宣传某药的疗效,聪明的你当然只会无情耻笑。至于那些五花八门的诈骗短信,机智如你,不仅坚决不中招,心情好的时候没准还回个短信调侃一番。对了,就前几天,某地公安官微还转发了一条冒充国足新教练里皮向人“借钱买机票”的短信,转完还不忘调侃一番,“对不起,我是高洪波”。

当然了,这个案例里,让旺旺背锅实在有点委屈。不过你想想,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虚的、假的东西都见怪不怪,反而较真的人要遭到耻笑,正常么?有些事看着搞笑,其实背后却藏着社会治理的痼疾,比如电视上的虚假广告、泛滥成灾的电信诈骗。严肃的议题沦为轻浮的调侃,真问题反而被轻易放过了,虚假横行,也就可以想见。

虚假的风气蔓延到公共政治领域,更伤害着政府的公信力。节日访问敬老院,发在官网的新闻图片上,领导的形象给PS得高大伟岸,被慰问的老人比例失调地缩在角落里,这画面真是活脱脱的寓言故事。还有“悬浮”在公路上“视察工作”的干部形象,已经永远地活在了“毫无PS痕迹”这个喂里。

更危险的是,弄虚作假惯了,需要较真的时候,反而较不起了。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的一些官员就属于此类。今年年初,他们潜入空气质量监测站,用棉纱堵住采样器,说白了,就是给空气采样器戴上了“口罩”,污染的空气被过滤了,数据自然好看,他们治理环境不力的事实也就被掩盖了。

据说这些人为了造假数据,偷偷留了监测站的钥匙,记下监控电脑的密码,处心积虑,想得挺美,其实很傻很天真。把这股脑筋动到环境治理上,没准还能获得些成效。

“戴口罩”的背后,自然是扭曲的政绩观。“口罩”不仅调戏了环保监督,也调戏了环境治理工作,俨然一个大写的掩耳盗铃。是啊,空气质量改善不了,哪里经得住监督部门较真呢?于是,严肃的环保问题被儿戏,荒唐的真实故事上演,让编剧们也望尘莫及。

严肃的议题不能得到严肃的对待,经常是违规成本太低所致。扭曲的是非观长期弥漫,规矩得不到应有的敬畏,不正之风也就刹不住。比如在过去政治风气暧昧、“四风”问题不能被有效遏制的年月里,公款吃喝、铺张浪费那是潜规则,不会被真正惩罚不说,不顺着走反而叫人觉得“吃亏”,叫人觉得“很傻很天真”。看看中纪委的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从那些走入歧途的官员身上,能得到不少教训。

那些弄虚作假的环保局官员,最终受到了惩罚,包括长安分局局长在内的多名官员已经被警方带走,目前正在羁押中。调戏了法律,自然有法律跟他们较真。而很“天真”的韩国总统,她的支持率已经降至低谷,韩国上下都说要弹劾她。“总统被邪教控制”多少是句危言耸听的玩笑话,可是否利用权力帮助崔顺实家族谋取利益,除了修改演讲稿之外,崔顺实等人是否还有其他干政行为,这些较真的质问,个个都够总统喝一壶的。

严肃的议题,当前不能止于调侃和嘲笑,更没法戴上“口罩”一盖了之。它们必须被严肃地较真,不然,被调戏的将是公共利益以及制度与正义。

## 今日社评

据报道,陕西省府谷县一个廉租房项目耗资近亿,地基下沉1.2米,入住遥遥无期。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组成工作组紧急赶赴陕西督促处理,同时要求陕西省住建厅、榆林市立即调查处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并及时公开调查处理结果。

陕西府谷县这个涉事廉租房小区,早在四年前就让百余户住房困难家庭选了房,但时至今日,却无一户可以入住。四年来,几场大雨就让这座小区地基两度下沉,其中最严重的一座楼居然下沉了1.2米,也就是说原来的地上一楼,现在下沉成了地下室。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媒体报道之后,住建部连夜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督办。

廉租房是指政府以租金补贴或实物配租的方式,向城镇低收入且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住房,是保障性住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起,各地公共租赁住房与廉租住房并轨运行,两者统称为公共租赁住房。陕西府谷县的这个廉租房小区,房屋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超出想象,这也让其建设时间变得敏感起来。这座小区建成于2012年,当时正是保障房建设热方兴未艾之际。在2011年,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创历史之最,全国开工建设保障房超过1000万套。2011年到2015年,我国合计开工建设保障房超过3600万套,其中包含廉租房在内的公

### 尽管发生了府谷县“下沉房”之类事件,但少数问题房不能抹掉我国近年来保障房建设取得的成绩。我国保障性住房近年来推行责任终身制,并在建筑物设置永久性标牌接受社会监督,此次府谷“下沉房”的责任人应该不难找到。

租房占比近四成。府谷县“下沉房”建成于我国保障房建设规模最大、建设进度最快时期,其质量问题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深挖探究。

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有利于解决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也有利于房价回归理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后到了2011年,房价一度快速上涨,为了“对冲”房价,保障房建设的力度随之加强。

针对前期保障房建设,目前最为客观的一组评估数据来自审计署。今年8月份,审计署公布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至去年底,有19

万套保障性住房因配套设施建设滞后等原因不能及时交付使用。导致空置的主要原因有,当地实际需求不足、配套设施不好、房屋质量有问题等。

近年来,每年有数百万套保障房源建成,而审计署查出的问题房占比并不高。这表明尽管发生了府谷县“下沉房”之类事件,但少数问题房不能抹掉我国近年来保障房建设取得的成绩。问题是局部的,但不能因此就让其问题房轻易过关,陕西府谷县的“下沉房”事件必须全面彻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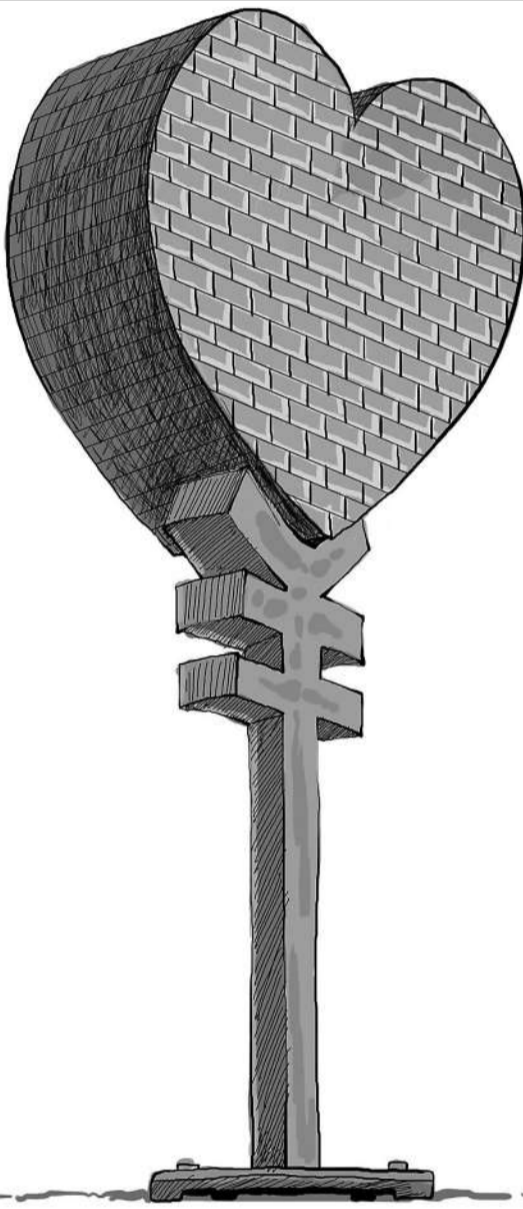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民生大事,每一座保障房都应成为建设质量优良的工程,都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国保障性住房近年来推行责任终身制,并在建筑物设置永久性标牌接受社会监督,此次府谷“下沉房”的责任人应该不难找到。通常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规划选址关、建筑材料关、设计施工关、竣工验收关,从此次涉事廉租房小区问题的严重程度来推测,恐怕每一道关口都难辞其咎。

有关部门必须细查每个环节,分清责任主次,不放过任何一个存在问题的疑点,不放过任何一个涉嫌玩忽职守、渎职滥权甚至腐败交易的人员。住建部门应当以查处府谷县“下沉房”为契机,以事件为突破口,扩大保障房尤其是公共租赁住房的质量安全检查范围,主动回应民众关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各种难题,让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民心工程、安居工程。

## 夏文辉专栏

### 当一个人死去

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



枪下的有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尔尔尔教授、史密斯副教授、中国留学生山林华博士、系主任尼克森、副校长安妮·克黎利。随后,卢刚饮弹自尽。这起震惊全美的恶性案件引发人们的深刻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卢刚的中国留学生身份几乎没有给其他中国学生带来负面评价,对于所有的死者,甚至包括卢刚,舆论的主流依然是深深的哀思。而不幸罹难的副校长安妮·克黎利的家人对后事的处理,则让人震惊。她的三位兄弟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用克黎利的遗产为教育学院的国际学生设立一份奖学金,第二是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这样写的:“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惦念着你们,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克黎利)相信爱和宽恕……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

写这封信实在是太难了,近乎悖于人之常情。当我们起死回生家人的宗教情怀来看这样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会看见一种结果:一个个体的恶被永别,另一位个体的善被传扬,活着的人,则打开了怨恨的心结,得以让生活继续向前。试问,相比人人诛之、永结心仇,克黎利的家人难道不是做出了最好的一种选择?

死亡,是生命万物的必然结局。美国科学家曾对一些动物做研究,发现他们对死亡也有理解,比如长颈鹿和大象会在逝去的亲人身边徘徊;还有灌丛鸦,它们会聚在一只死去的同类周围,尖叫连连,并停止觅食,这一行为变化会持续一天多。动物界的这种现象并不能成为人类必须哀悼亡者的理据,它只是揭示一个生命规律:有生有死,我们无可逃脱。在这最原始的意义之上,我们该如何送别亡者?或者我们反问自己一个原始的问题:既然你我都会向死,我们希望怎样一种最后的告别?

所以,今天,我们为郭川祈祷。

供图/视觉中国

## 彭小瑜专栏

### “落拓枣”与翻译人生的甘苦

彭小瑜(北京大学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译作是出版社的主攻方向之一,过去恐怕从来没有过这样持久的大规模翻译出版运动。做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有不少是文笔精湛的外文专家,有些甚至是翻译家。而现在从事历史、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翻译的译者当中,资深的学科专家并不多,敷衍了事赶活的普通学者不少,有的甚至还是在校学生。当下翻译出版的质量令人担忧,粗糙的文字和严重的错误是很平常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除了外文院系,其他学科都不太承认翻译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听说有的外文院系最近也在更有决心地转向研究和强调论文发表,翻译也将不再被看作是学术成果。

把外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究竟算不算研究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进行调查分析的问题。把经典文史名著和社会科学著作翻译成信、达、雅的中文是一种高难度的再创作,这与亲缘关系密切的印欧语系各语言间的互译可能情况不同。如果我们不敢鼓励学者去认真从事翻译工作,而任由大量粗糙译作在市场上流行,目前这场规模空前的翻译运动的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大家可能都有经验,现在看不懂的译作实在是太多了。高峰枫教授甚至写过《西塞罗的愤怒》,感慨译者对经典作品的糟蹋。

好的翻译本身就是创作,甚至本身就是艺术品。

多年前当学生的时候,为学英语,读过很多

毛姆的短篇小说,被其中的一个故事深深打动:一个35岁的英国银行职员到一个地中海小岛度假,迷恋上了那里的美好生活,于是下决心辞去工作。他放弃了工作满30年拿养老金的机会,用自己的所有财产买了一笔够他生活25年的年金,计划在岛上悠闲生活到60岁,之后就死而无憾了。我后来收藏有企鹅版的4卷本毛姆短篇全集,再想再看一遍这个故事,却没有耐心一篇篇去寻找。实际上毛姆故事的背景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普里岛,而我不仅忘记了小说的题目,也把故事的地点误记成了希腊。所以后来在访问希腊的时候,我面对梦幻一样的艳蓝天空、深蓝的海浪和油漆成白色的一栋栋小房子,又想起这个故事。

前几天买到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本来买这本书是因为看到各篇译者都是名家,并没有打算逐篇去重读,但是看到陆谷孙先生为他自己翻译的那篇写了详细的译后记,于是就去看,发现这篇就是多年在我脑中萦回的那个故事《吞食魔果的人》。

陆先生这篇译后记《“食莲”还是“吞枣”》,是针对故事标题的翻译写的。因为该标题里面提到的“魔果”通常是指中文所说的“榴莲”,而由故事情节看,毛姆所指的是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即“落拓枣”。在希腊神话里,这是食用后会产生幻觉的忘忧花果,陆先生因此译故事篇名为《吞食魔果的人》,而不取“食莲人”这个看似更加优

雅译法。后者显然很难与故事的内容对应。董桥先生回应陆先生的文章干脆说,“毛姆这个短篇的题目害苦中国几代读书人难进难退”。

如果经典的文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应该被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其他外文作品的翻译是否就可以轻视呢?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有不少在国内被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翻译除了需要非常熟悉英文,还需要对美国文化和日常生活有海量的知识。

像这些翻译,如果不被看作是学术研究,起码应该有丰厚的报酬,以便译者能够从容和专心致志地工作。现在我们经常提起傅雷先生,却经常忘却傅先生的生活一直在很大程度依赖其翻译的稿费。傅先生的翻译是精心推敲的,他肯定是高产的,但是和当下一般的译者相比较,他肯定是动作很慢的。

即便是流行小说和通俗艺术作品的翻译,我们也不宜贬低和看轻。我除了收藏毛姆的小说,也是鲍勃·迪伦的粉丝,后者刚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估计他的歌词会被大量翻译出版。那么,翻译这类通俗作品算不算是一种学术再创作?可不可以算作外文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有一位研究外国文学的朋友翻译出版了大量诗歌,最近他和我谈,花费精力时间翻译会影响写论文,想不好是否继续这样的工作。我是他的忠实读者,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和鼓励他。

难道要劝他吃一枚落拓枣吗?